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恍 惚

王鸿达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恍 惚

王鸿达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恍惚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王鸿达卷)

ISBN 978 - 7 - 5034 - 7005 - 9

I. ①恍…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288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75 字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目 录

北方的雪	1
与黑龙江同行	4
山的追忆	14
逆流而行	23
从身边流过的大河	30
故乡的河	33
回山里	36
山里和山外的世界	39
走向克林	42
回望克林	45
秋天和友人去小兴安岭	50
伊春的红松	59
套户	63
小兴安岭的熊	67
小兴安岭的猎人	70
红松母树林	74
抚远的日出	78
乌苏里江边的饶河	80
珍宝岛的记忆	83

秋到兴凯湖	86
抗联故地寻访	89
嘉荫的恐龙	95
长白山纪行	98
激情满洲里	100
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	104
夏日踏游古城依兰	108
十九岁出门远行	112
江南四地旅行记	116
昆明两日	124
回忆山东	128
心心丝雨	132
与女儿远行	135
六月的期待	140
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142
给女儿开最后一次家长会	147
怀念一只叫小雪的狗	152
我的鲁院学习生活	158
走进宋庄	165
恍惚	167
去中戏小剧场看话剧	170
平遥古城行	173
西塘古镇	178
水乡乌镇	181
重游绍兴	183
城市·井水	186
母亲的新衣	190

家中的老井	194
父亲走了的那个夜晚	198
月是故乡明	203
那年正月十五的元宵	208
同学张五四	211
家乡伙伴捎来的山货	214
去天堂的路上也春暖花开吗	217
小小说刀客袁炳发	222
寒地文友韩立东	227
山是一本打开的书	231
热爱植树吧	234
球迷的梦想	237
有奥运会的日子	241
回忆声音	244
警察与失眠	247
重返警营	252
巴林笔会	257
苇河笔会	261
珍贵的贺卡	265
与书为伴	268
一本书和一座城市的记忆	272
读书 阳光 短信	275
萨尔图的月亮	278
铁东·铁西	280
萨尔图有一条会战大街	284
铁人的故乡	288
肇州笔记	297

我是一只孤独的鸟	301
月亮走我也走	304
在路上	308
走近萧红	315
身为黑龙江人（后记）	317

北方的雪

从小生活在北方，对雪有着独特的情感，就像冬天没雪不能叫作北方的冬天一样。北方的雪来得豪迈，来得恣意，来得洒脱，一夜之间就会叫粗犷的北方大地变成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并陪伴北方人度过漫长的冬季。

只是近些年，城里见到雪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就好像冬天一再被推迟了一样。匆匆下过一两场雪，还没等大人品足了冬天的味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更别说孩子们用雪来堆雪人了。迟迟不下雪，会叫人等得心焦。所以跟家里通电话时，我都会问：“山里下雪了吗？”电话那头家里人就会说：“下啦，下得好大呀。”于是我的思绪就会像一片雪花飘回山里。我的家在小兴安岭北部山区，那里每年落雪都很大。于是在迫不及待的春节回去探亲时就多了一分向往，带着妻子孩子回去看看雪。

山里雪纯净，雪面白得一尘不染，有的人家就直接化雪水做饭吃。按照家乡习俗，正月十六到山坡上或到河套去滚雪，滚一身雪回来，据说可以保佑身体一年无病无灾的。有一年回去，开春早，当院里的雪都开始融化了，以为没有新雪滚身了，不料在正月十五这天忽然白天下起一场雪来，是那种又大又软的白雪片子，我和山东回来的小妹兴奋地跑到当院去拍照，我俩都光着头，绵软的雪无声地落在我俩头上、身上，一会儿就变成了棉花桃一样的雪桃，隔两三步远就看不到对方了。等我俩像两个雪人走进屋里来，父亲说了一句：“雪有啥稀奇的，你俩又不是没见过雪。”不要说远在山东工作的小妹，就是我这些年也从没在城里见过这么大的雪片子。

几场雪过后，街上雪道上就变得硬实起来，就可以在光滑的雪面上跑“雪划子”、拉雪爬犁了。“雪划子”是我们男孩子冬天自制的一双冰鞋，按自己的脚长截一块厚木板，木板底下钉上两道粗铁线，再在木帮上钉上帆布鞋帮带，一只“雪划子”就做成了，蹬着它去上学，在溜光溜滑的雪道上跑得飞快。雪爬犁有两种，一种是用木方和木板钉成的小爬犁，拉着它去买粮或去大井沿上拉水都十分轻快。另一种雪爬犁是用柞木杆儿弯成的，有两三米长，是大人用来上山拉柴火的。当然我们长成半大孩子时，也拉着这样的雪爬犁进山拉烧柴。烧柴在爬犁上捆结实后，下山顺着雪亮的爬犁道往下放，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那爬犁会推着你顺着山坡往下跑，带起一道雪尘在后面扬起。一爬犁烧柴拉回家，身上的衣服就被汗湿透了，可是拉着爬犁放山坡那种兴奋劲却久久没有消退。久而久之，山里的孩子都成了拉爬犁的好把式。因为那一冬天家家户户的烧柴都是用这爬犁一爬犁一爬犁拉回来的。喜欢听爬犁摩擦雪道那“吱吱呀呀”声，如果哪家孩子上山拉烧柴回来晚了，天黑得看不见人影，只要寻着“吱吱呀呀”的爬犁声，就会找到人和爬犁跟前的。

第一场雪过后，也是山里猎人进山打猎的好时候。刚刚降过雪的林中雪面上，会留下各种野兽的蹄印，还有野鸡、飞龙等各种飞禽的爪痕，猎人只循着兽印就会找到猎物的。聪明的山里人会在孢子、野兔留下的梅花瓣一样蹄印的雪面上下上套，第二天上山遛套时，一只孢子或一只山兔就蹬腿扑腾在雪窝子里了。除了山里猎人，山外进山来伐木的套户也会赶在第一场雪过后进山来的，套户们浩浩荡荡赶着马爬犁开进山来，他们都是给公家来伐木的，他们的马爬犁一般都是用两根碗口粗从树干到树根部的白桦树疙瘩做成的，一冬天过去，那树疙瘩被磨得溜光变薄了。在春天雪化之前，他们又会列队赶着马爬犁回去，那蛇阵一样的爬犁在小镇的雪道上腾起一阵久久不散的雪雾，白色的风景中，每位爬犁上的把式摇起的红鞭缨穗格外醒目。“啪啪”的鞭子声如同空中炸开的红鞭炮，久久回荡在我们孩子耳中。从老人嘴里还能听到山外套户一些趣事，比如大雪封门上山干不了活时，他们学着和山里人一样在雪地里下孢子

套、兔子套，套着了孢子和镇上人换豆油吃……

北方的雪还是天然大冰箱。过年杀年猪时，家家户户就把猪肉用雪埋在自家院子里，吃时扒出一块来。用雪埋着的冻猪肉还不风干。

我每次冬天回山里，都带女儿沿着我儿时走过的爬犁道上山去走一走。只不过现在封山育林，山坡上已没有明显的爬犁辙印了。爬到雪山坡顶上时，我们就顺着山坡滚下来，腾起的雪雾让女儿发出一阵阵尖叫。在城里家中女儿的床头前有一帧照片，一个身穿小熊图案红羽绒服的冻得脸蛋通红的小姑娘正站在雪窝里，一只小手在伸着摘一丛干枝上的红刺玫果。白白的雪、红红的刺玫果和纯真透明的小脸蛋，朋友见了都说像童话一样。那是女儿六岁时，我带她上山时抓拍的。城里是见不到这么白这么厚的雪的。

城里的雪越来越少了。倒是今冬连续降了几场雪，让城市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洁白。走在这样白色结实的路面上，脚下响起了“嘎吱、嘎吱”声，多么亲近久违的声音啊，它让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内心深处拨动出一丝丝只有童年才有的感动来。前两日，从电视里看到抵制全球变暖的国际会议在这个冬天在童话王国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减少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了现代人又一文明的生活方式。

就想起了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想起她划亮的一根根火柴温暖了的那个雪夜，也温暖着我们一代代人一颗颗晶莹的童心。

北方的雪，就是一个走进我们童年的童话。

与黑龙江同行

黑龙江边的都柿

早就有坐客轮漂一漂黑龙江的念头，一直没能如愿。黑龙江的上游北极村、黑龙江的下游嘉荫江段几年前我都曾去过，那湛蓝透明的江水，两岸（特别是对岸）那沿途没被采伐开垦的大片原始森林、草原植被一直很深地吸引着我。难得单位领导爽快，去年八月让我们几位作家结伴沿黑龙江采风成行了。走之前曾给黑河港务局打过电话，没有打通。到了黑河听当地文联的老苏说，去年还有通逊克县的短途轮渡，今年因为客少就停航了。不免有些遗憾。

下榻在黑河的临江宾馆，早起去江边广场上散步，晨雾缭绕，对岸是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市的轮廓依稀可见。平静如镜面的江水款款地向下游流去，不时有一些江鸥从江面上掠过。江岸上的游人寥寥，这是一个旅游清淡的季节。

吃过早饭后，黑河文联的老苏和王瑛带我们沿江游览。王立纯说不能坐轮渡，我们就坐旅游船在黑龙江上漂一漂吧。岸下江边倒是停有两三只旅游船。王瑛上去一联系，船老板嫌人少不能马上开。我们就想等逛一圈回来再坐。从大黑河岛游览回来，那只游船还纹丝不动停在那里等着人上满，老板是一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样子。一等等到中午了，我们也失去了耐心，摇摇头走开了。

庞壮国告诉我，他三十年前在黑河日报当记者，就住在江边的一座日式的小红砖房里，想到江里去游泳太容易了，中午穿条裤衩

子就出来了，晚上就坐在江边钓鱼，一会儿工夫就会钓一二十斤出来。我听了就像他羡慕自己年轻时一样羡慕他。那时的黑龙江一定有一种寂寞的美丽。

中午吃饭时，有和庞壮国当年一起当记者的老倪，老倪问他：“这么多年没回来，这次回来最想吃的是什么？”老庞很认真地想了想说：“都柿。”老倪摇摇头说：“这东西的确照头些年少多了，不好采了。”吃过饭天就下起雨来，我们只能回宾馆。

下午，老倪匆匆赶来了，说好他下午不用陪我们了。他的头发、衣服都被雨水淋得精湿，手里拎着两只塑料口袋，塑料口袋已被都柿洒得紫红了。原来老倪中午没有回家，他跑遍了几条街的自由市场，终于找到了一个卖都柿的，他就一下子全买了，赶在我们离开宾馆之前送过来。老庞叫我们快吃，他抓了一大把吞进嘴里，镜片后面已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了。

参观瑗珲陈列室

下午文联的王瑛等人带我们去离城五十余里的爱辉乡“瑗珲条约”陈列室参观。好像天懂人意，从中午开始一直下着霏霏秋雨。

在那座正在维修扩建的陈列室里，有一帧我所熟悉的照片吸引了我，那就是到过库页岛旅行的契诃夫，这位忧郁的俄罗斯作家一生中也有一个愿望就是到黑龙江上走一走。不知他对沙皇的血腥暴行有何感想。在他出生前（一八六〇年）黑龙江原本是中国的内河。从他那忧郁的略带痛楚的眼神中似乎能看到这种愤懑和对“人类的绝望”，那应该是和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雨果面对英法联军焚烧抢掠圆明园一样，发出的是对强盗痛恨的声音。在院子里一棵没被烧掉的百年老松旁，我见到了中国一位清代大将军的塑像，那就是抗俄将领寿山将军，他拔刀怒向天问，令每个走过这里的人肃然起敬。最早知道《瑗珲条约》还是在中学时代的历史课本里，那个热情的女馆长在向我们讲解这一切时，我仿佛又看到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身影，她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城里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到

这里做了一名默默无闻的讲解员。在她的馆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一位中国当代将军和她的合影，那是一向不苟言笑的张万年上将和她的合影。她可能是这荒郊野岭偏僻角落里职位最低的一位馆长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院落应该是最无名的，因为许多人还没到过这里，许多人还不知道离黑河城五六十里远的地方还有这么一个去处，但愿今后来黑河旅游的人都能绕绕脚来这里一趟。

稍稍略感欣慰的是听女馆长说，这里已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在得到各方有识之士的支持、捐款资助得以重新扩建，包括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的来信。这么一个小小的院落应该是最有名的，因为它是一本活着的历史教科书。

从长满野草的院落走出来，天上还在飘着凄凄阴雨。

在江湾边我们冒雨走下车来，我们每人背对着江面照了一张相，背后就曾经是我们的江东父老啊！我忽然明白了黑河为什么叫黑河了。一个多世纪前，在那个凄风血雨的雨夜，当野蛮的哥萨克人挥着马刀，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将江东六十四屯的父老乡亲驱赶下黑龙江里时，那夜的天空一定是黑黑的，连星星都会闭上了眼睛；那夜的黑龙江水也一定是黑黑的，江里流淌的是祖先同胞的血啊。我也忽然明白了，十几年前那个城里的女大学生为什么非要选择到这里来做一名讲解员了。

傍晚回到黑河城里，黑河市里领导在黑河商贸大厦旋转餐厅里设宴招待我们几位作家，也是为我们送行。明天我们要乘汽车沿着黑龙江下游到逊克去。站在黑河市这座最高的商贸大厦十九层旋转餐厅往外俯瞰，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尽收眼底，工厂、学校、居民楼……宽阔的江水平静地从两城市中间流过，两个城市像个城市一样融为一体，晚霞的余晖泼洒在城市的上空和波光粼粼的江面上。在这座豪华的商贸大厦里，不时能见到亭亭婀娜的俄罗斯少女，她们是和家人两日游、三日游过来的，她们的脸上荡漾着美丽的笑容。这种像走亲戚一样的景象，谁会想到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呢？但愿明媚的阳光永远普照在黑龙江上……我可爱的黑龙江！

宁静的逊克

黑龙江边上的逊克小城很宁静，宁静中透着一种质朴。县城人家不多，几条街道也显得整洁、干净。当地的老辛说，如果谁家的自行车没锁忘在街上了，第二天再去找保准会找到。

我们到达逊克是这天的中午，坐了一上午的汽车，身上落满了尘土。走下车来太阳已晃在头上了。两个身着朴实的中年汉子迎上前来，和气热情地问：“你们是从黑河过来的作家吧？”我们说：“是。”他们就过来接我们的背兜，说：“黑河文联已经给我们打过招呼了，我们是来接你们的，走，先到旅馆洗洗，然后再吃饭。”几句话像是来接远道过来的亲戚。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一个是县宣传部的老辛，一个是老张。我们也没想到下车会有人接我们，庞壮国说这里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他早年当记者下来采访一次也不容易。那时还没有正常的长途汽车。

吃饭时老辛给我们喝当地产的一种叫逊克蒙的啤酒，这种啤酒酒劲很大，老毛子都很喜欢喝。说着老辛又讲了一个笑话，说咱们的某地领导到俄罗斯去访问，在参观当地一个农庄时，主人拿出逊克蒙啤酒给他喝，他问人家逊克在什么地方。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说：“看来逊克蒙还真能喝蒙人的。”

逊克这个地名是我早就熟知的，高中毕业时我曾在和逊克境内连着的库尔滨河对岸的小兴安岭克林林场代过课。一晃有三十年了，那个地方常常让我想起来就有一种特别的怀恋和激动。山不亲水亲，我和老辛、老张多喝了两杯，就将头喝得晕晕乎乎了。

下午，老张带我们去了小丁子村。小丁子村是俄罗斯人居住的村屯，村里大部分人家都是二毛子、三毛子人家。在一座破旧的乡村俱乐部里，老张把村长找出来了，说有几个作家要到老毛子人家看看。村长就把我们带进了一户人家里，走进这户人家，看到院子里、屋里收拾得窗明几净，炕上坐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高高的鼻梁，眼睛往里眯着。村长说：“他是二毛子，是十月革命时期过

来的。”老人很少说什么，倒是他的儿子从外面走进来了，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说：“你们要问什么就问我好了……”他头发生着自然卷，眼睛像似波斯猫蓝黄色的。“这些年不比以前了，不拿我们这些二毛子、三毛子当少数民族看待了，超生一胎也罚款了，犯了事了警察也收拾你……”他抱怨地说。过一会儿出来在村外的江边又见到了他，他正在把起猪圈的脏铁锹往江水里冲刷。老张告诉我们，对岸的老毛子娘们儿到江水里来洗衣服是从来不用肥皂洗衣粉的。

从小丁子村回到城里，走过一家卖玛瑙的商店。老张说：“这里出售的都是当地产的天然玛瑙矿石制作的，价格要比外面卖的便宜一倍。”同行的两个女同胞就走进去挑选了起来，立纯老兄也走进去给他两个已嫁出去的女儿买了两条项链，我也忍不住进去给九岁的女儿买了两个蝴蝶发卡。

吃过晚饭，老辛、老张带我们到江边散步，夜晚的小城静谧极了。天空中有星星在眨着神秘辽阔的眼睛，对岸眨着一两点稀疏的灯光，看来也是一个不大的农庄。江水和夜色融为一体了。老辛忽然说：“逊克要通铁路了。”我在想，逊克通铁路后还会像这处女般纯净、透明、美丽吗？

嘉荫的江鱼

坐汽车再往东北方向走，就要去嘉荫了。沿途望见大片大片的黄豆、小麦地已经成熟了，随着秋风飘来阵阵的香味。白桦林、黑土地、木刻楞房子，在俄罗斯人作品里常见到的描写在这里如身临其境。

嘉荫属伊春境内，最早去过嘉荫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那里吃过一回黑龙江的鲑鱼。那次是嘉荫政府办的小孙在嘉荫宾馆里招待我们，中午席间，服务员刚端着一道菜上桌，小孙指着那盘肥肥的方块白肉对我说：“不知作家是否愿吃肥肉？”我赶紧摇头。他又说：“你吃一块就知道了，我们这里做的红烧肉一点也不腻人。”盛情难却，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将一块肥肉夹到嘴里，哇，味道鲜美肥嫩

极了。小孙这才告诉我说：“这就是黑龙江里的鲤鱼。”

到嘉荫的当日下午，到江边去游玩，老庞还把他的海竿也带上了。谁知鱼没钓着，一场兜头过来的江上雷阵雨将老庞淋成个落汤鸡。晚上坐在县城小饭馆里吃饭，大伙都说来回黑龙江总得吃回江鱼吧，就向老板娘点了一条二斤多重的岛子，五十八元。都说现在靠江边的饭店吃江鱼贵，可是等我们离开嘉荫时，在车上看到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在江边兵团买的一条岛子是二十七元一斤，就想到那个饭店老板娘的实在淳厚来。

想不到会在这个偏远的边境小城见到老庞的一个诗友杨川庆，他是省里下派的干部，在这里当县委副书记。次日早，老庞和李长春是在联系他们原来在省宣干学院认识的同学小徐时，县宣传部的小徐来宾馆看他俩，提到了杨川庆在县里。老庞就把电话打过去联系相见了。

文友相见自然十分高兴，一起在宾馆吃过早餐，杨川庆问小徐上午怎么安排我们，小徐说上午带我们去钓鱼。小徐知道老庞酷爱钓鱼。杨川庆说：“那就到长胜乡去钓吧，上午我到他们乡里检查工作，中午我陪你们在那里喝酒。”

上午我们是跟杨川庆一起过去的，长胜乡靠着江边。中午乡长、乡党委书记在乡里小食堂招待了我们，餐桌上自然是上的江鱼：岛子、嘎牙子、虫虫、白飘儿子。酒没少喝，从酒上还能看出诗人当年的豪爽。乡长、书记见我们是他们县委副书记的文友，就热情挽留，要带我们下午到江心葡萄岛上去玩玩，晚上在江中岛上吃篝火野餐。小徐问杨书记：“能不能去？”“你们去玩，你们去玩，我下午还要到别的乡去检查，恐怕赶不回来。”杨川庆说。我想，他这是官身不由己，要是他还是诗人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么个野餐的机会的。

乡长租了几条农民的柴油机铁船，一路“突突”着把我们送到了江中心的葡萄岛上去。葡萄岛上还真有野葡萄，上了岛，我和C君钻进岛上茂盛的林丛中，一会儿工夫就采摘了一些野葡萄，出来时，望见乡长和那几个农民在江里浅滩处拉网兜鱼。不过兜上来的都是不大的小杂鱼。天色渐晚，书记就带人在沙滩上拢起了篝火，